



猎猎旗旌过大荒
人生无处不青山
修路先人话“金桥”
西藏是故乡

内地人在西藏

NEI DI REN ZAI XI ZANG

青春的回声
高原梦寻
文成公主的路在延伸
援藏干部的骄傲
流动的人们

西藏人民出版社

内地人在西藏

责任编辑：李小方

封面设计：翟跃飞

封面摄影：丹 朗

内地人在西藏

※

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藏军区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 插页：4 字数：210,600

1996年4月第一版 1996年4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1—3100

ISBN 7-223-00899-7/I·1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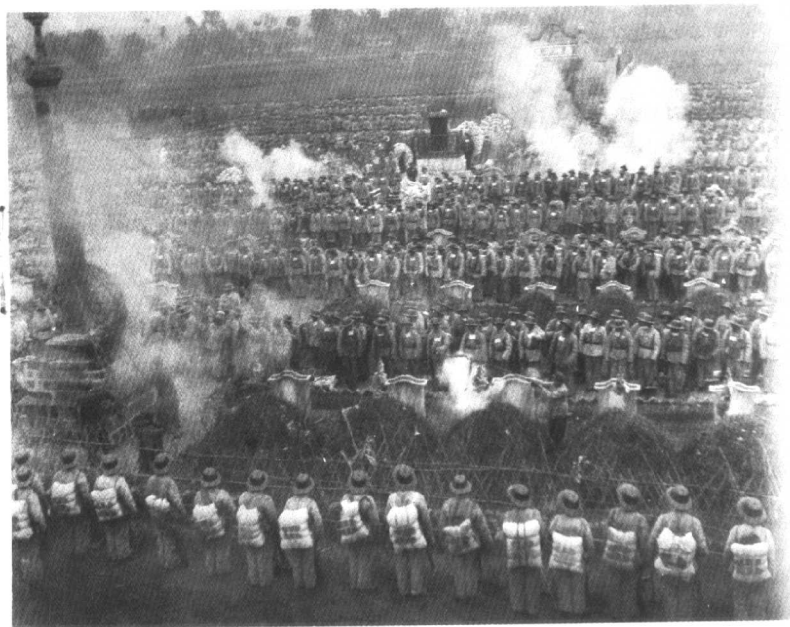
定价：14.80元

“糊只粘点线之上用反面时齐线撕下”

十八军战士抢渡大渡河



修筑川藏公路共牺牲解放军千、战
肆仟玖佰陆拾叁人，平均每公里有两位烈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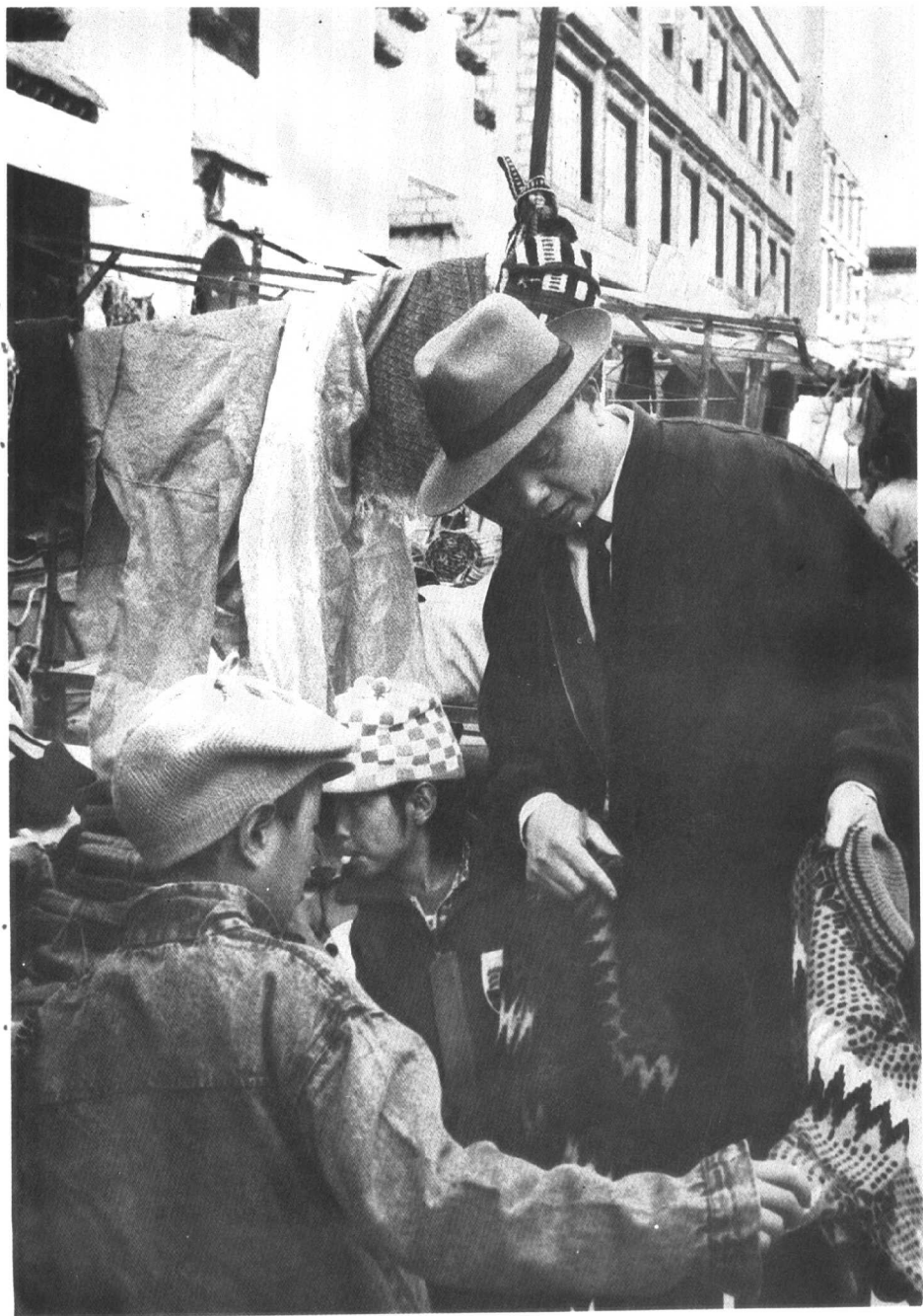


进军途中补给困难，干部战士
利用当地羊毛织毛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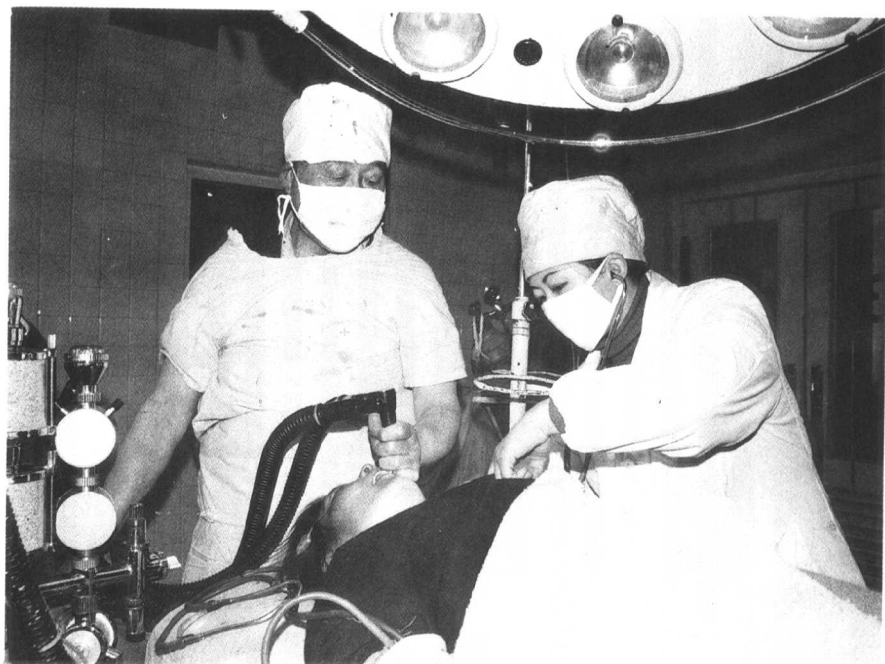


无名战士成为枕着高原永恒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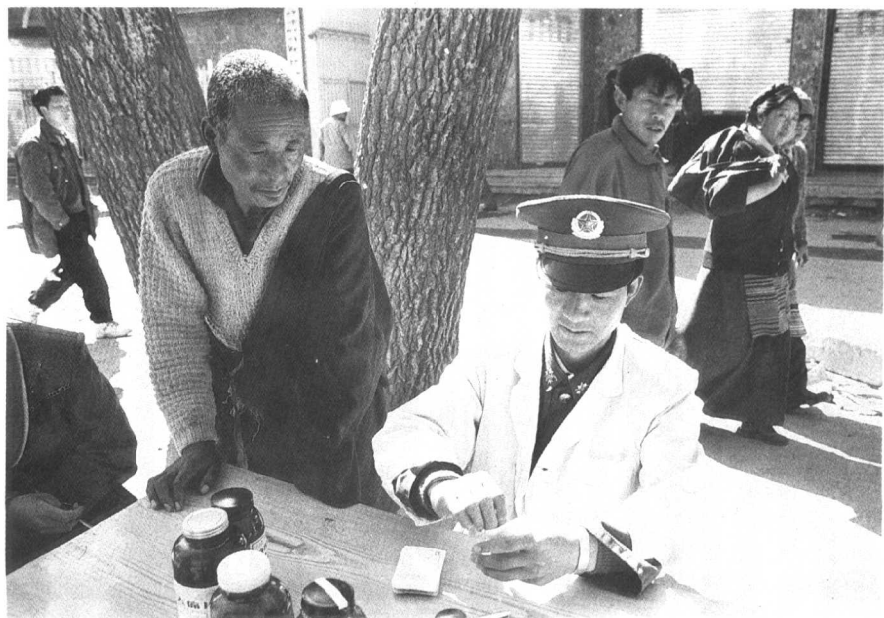




援藏干部孔繁森同志与他收养的两个藏族孤儿在一起。



救死扶伤。



义务治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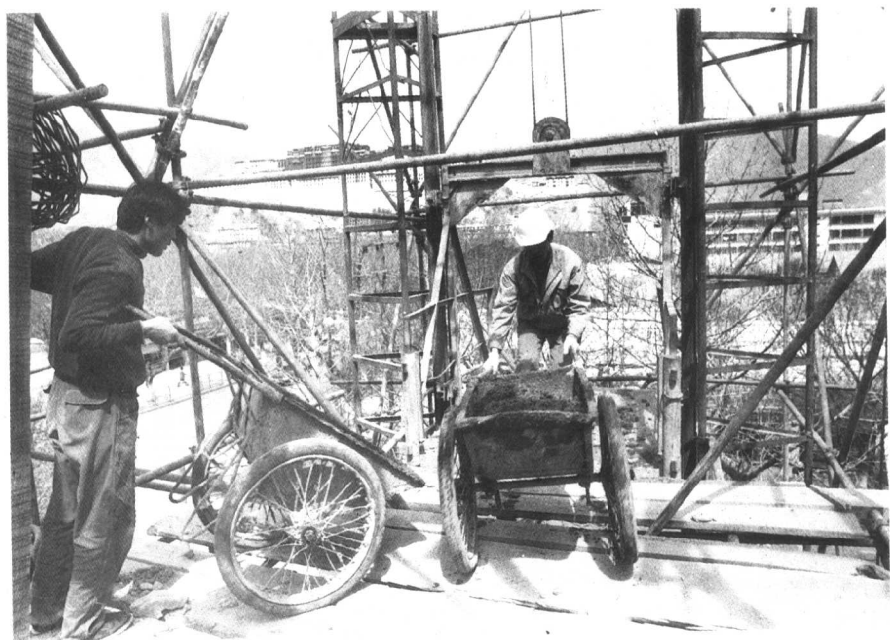
团结 勤奋 尊师 守纪



被江泽民总书记称为“民族团结的具体体现和象征”的叶静老师。



出版工作者。



援建工人。





拉萨街头缝纫摊。



找活干。



菜市场上的母与子。



个体劳动者。

(照片由张焰提供)

猎猎旗旌过大荒(代序)

杨志国

常言道：人挪活，树挪死。

人类的祖先自从直立行走，离开森林，即凭藉两条短腿，挪到了七大洲四大洋的每一个角落，挪活了到现在的五十多亿人。

有“世界屋脊”之称的青藏高原，素被人们称作“地球第三极”，然而与南北两极相较，却是“三极”之中人类涉足最早的地方。或者还不仅是“涉足”，简直就是“孕育”。有一位知名教授曾经提出过一个很有新意的观点，说青藏高原是人类发生的摇篮。我不知道“人流”是否也像“水流”一样，可以从高处往低处流。但是确有考古挖掘的实物可以佐证，青藏高原自远古以来，就有人类的活动。

地球上难得有净土的，地球上的居民群落也是难得有纯净的。无论是高山大河一类的自然屏障，还是人类发展到一定时期的人为划定的疆界，都对人的两条短腿的挪动无可奈何。

高原居民本身也是多元形成的，一个泽当的“猴子坝”，难以繁衍出居住于整个中国四分之一面积的子孙。高原居民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与外界进行着多方位的接触，在与外界居民交流融和的过程中，也促进了自身的发展。外部居民的不断进入高原，与高原居民接触融和，从而丰富发展了多元一体藏民族的形成。

在进入高原的外部居民中，肇始最早，接触最繁，人数最多的当数中原人，即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内地人”。“内地人”进入高原究竟起于何时，是无法断定的，考古挖掘只能说明古文化圈之间的相互影响，但根据可靠的文字记载，我们可以断定至迟在唐代，中原与高原之间发生了重大的交往。当然，如果没有在此之前的日积月累，也很难想象能在唐代会突发这如同破堤般汹涌的交流。

唐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是可以与汉王昭君媲美的中原和亲使者。两位公主的进藏，不仅留下了许多流传至今的动人故事和供人凭吊的遗迹，而且在当时还带进藏一大批援藏的业务干部和技术人员，其中有“造酒、碾、硃、纸、墨之匠”，也有研究“毛诗、礼记、左传、文选”和医卜星算的文化人才和从事宗教工作的人员。现存于大昭寺的释迦牟尼佛像，就是文成公主带进藏的，每日前来朝觐者可谓摩肩接踵。

据《唐书》记载，最早派进藏的内地干部当属冯德遐，时间在唐贞观十年，入藏下书临抚。之后，送婚、吊丧、会葬、通和、会盟、答谢等各种使者达几十名之多，其中以陪同文成公主进藏完婚的送婚使李道宗级别最高，为礼部尚书江夏郡王，官秩从一品。

业务干部中，有僧良琇、文素等人，有摩诃衍大师，有汉医亨翁杭德（或称韩文海），在藏从事传医、传教、译经等。特别是摩诃衍大师，曾奉赞普之命先后在逻些、山南扎玛一带传教十一年，僧徒弟子达五千余人，取得巨大成功。

然而，更多的在蕃唐人则是命运比较悲惨的。有在战争中被打散或被俘的唐朝将士，有被蕃军掳去的平民百姓，还有因地沦陷而没蕃的，总共人数可达几十万人。唐穆宗长庆年间，盟会使刘元鼎入吐蕃至龙支城，即有“耄老千人拜且泣，问天子安否，言：顷从军没于此，今子孙未忍忘唐服，朝廷尚念之乎？”使人有“苏武留胡”之感慨。无怪作为吊祭使的吕温会在出使途中有感而

作：左南桥上见河州，遗老相依赤岸头。匝塞歌钟受恩者，谁怜被发哭东流。

但像南宋帝赵显因国破被送到萨迦寺的情况，在历史上还是绝无仅有的。以帝王之尊贵，在至今仍可视为极艰苦环境的萨迦，不知是如何生活，如何克服高山缺氧和语言障碍的。有元一代，内地至藏者人数大增，西藏也于该时成为中央管辖之地。

明朝首派入藏官员为陕西行省员外郎许允德，其盘桓藏区五年之久，联络当地藏族领袖，并与元摄帝师喃迦巴藏卜取得联系。喃迦巴藏卜为夏鲁寺第八代堪本，以其与萨迦的关系，完全可以有资格代替萨迦帝师入朝明廷。他亲到南京谒见皇帝，举荐乌斯藏、朵甘之元旧官吏六十人，返藏后又奏举土官五十六人，喃迦巴藏卜亦被封为“炽盛佛宝国师”。明初能很顺利地解决西藏问题，许允德可说功不可没。司礼少监侯显是另一位搞统战民族工作的佼佼者，永乐二年，入使西藏召请尚师哈立麻。哈立麻进京后被封为“万行具足十方最胜圆觉妙智慧善普应佑国演教如来大宝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领天下释教”，为明朝封藏僧法王之首。后宣德二年，侯显又奉使入藏，偏历乌斯藏、必力工瓦、灵藏、思达藏地区，做了大量工作。其余如杨三保、刘允等入藏者甚多。明朝中原与高原之间的往来已经不同与前了，茶马交易十分活跃，民间往来频繁，甚至有冒名官方的贸易入朝者，到成化年间，竟一次贡使可达千人之多，以至明廷不得不加以限制。藏区和内地在经济联系上的加强，促进了西藏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文化的复兴和繁荣。

时值清季，中原与西藏关系更臻密切，往来更为频仍。康熙五十九年，抚远大将军皇十四子允禵，统帅六师分三路进藏，以驱逐侵藏的准噶尔军，平定之后，留汉满官兵三千驻守拉萨，并在理塘、昌都驻军，以相呼应。雍正年间，清政府为加强对西藏的管理，正式在西藏设立驻藏大臣正副二人，派川陕兵二千分驻前

后藏，归驻藏大臣指挥，另派滇军一千驻守昌都以作声援。乾隆年间，廓尔喀犯藏，清朝首派成都将军鄂辉率兵三千集中拉萨，后于乾隆五十七年，委派福康安为大将军率兵一万六七千名入藏，一举平定廓尔喀之乱。入藏作战，并非经常，然据定制，清朝前期常驻西藏官员约有四十余人，兵丁一千二百余人。但实际官兵均不止此数，至清后期更有增加。这些都算是吃“商品粮”的进藏人员，至于民间经商、做工，以及各种后勤服务人员，尚不可计。

民国年间，派藏人员大为减少，然前清遗留居藏人员、民间贸易人员仍有不少。仅就曾任驻藏办事处处长的孔庆宗著书记载，根据1943年实地调查，居留西藏之土著汉人，计拉萨三百余户，昌都七十余户，日喀则三十一户，洛隆宗三十户，硕般多三十五户，江达二十余户，卓木十余户，共约五百余户，二千余人，其余如德庆、山南、江孜、拉里，及金沙江西岸各地，亦有零星汉人住户，然已久经隔绝，人数稀少，语言习惯，多趋藏化，不易识别矣。前清时代，西藏各地有内地机关或驻扎军队，这些汉人多充差役，当录事或开菜饭馆，或营小商业，或种蔬菜贩卖以维持生活，一旦机关驻军撤退，这些人因原籍无亲族可依，亦无资内返，遂流落西藏，大多数成为赤贫无依之人，仅赖苦工小技或零星小贩以谋生计。其中川籍士兵之家属为多，其信奉回教者，多以杀牛售肉种菜为业，普通汉户，则以种菜缝衣制靴鞋为业。

此时商业发展，内地商号云集拉萨，有京滇康青川等帮，经营绸缎、布疋、药材、茶叶及日用杂品。据1944年调查，京商计有文发隆、兴记、德茂永、裕盛永、义生昌、玉记、大东号、复兴公司等七家，滇商有马铸记、世顺和、永昌祥、洪盛公司、仁和昌、协树昌、文协、福兴昌、裕和春、恒盛公司等二十余家，川商有大通商行等。另据韩修君先生回忆，京商还有兴盛合、广益兴等商号。人员主要来自香河、武清及京南的深县、束鹿、冀县、枣强、景县、饶阳等。一

九四五年日寇投降，拉萨汉商聚会提灯游行庆祝抗战胜利时，人数仍有四百余人。

这些在藏的内地人，大多为男丁，多与藏女结婚，世代相传，已与藏族融和，现在拉萨还可遇到许多这些人的后裔，只是语言习俗，乃至心理素质，均与一般藏族无异，如果不行深究细谈，是根本无法识别的。

另外，1934年黄慕松入藏祭吊十三世达赖，事毕留参议刘朴忱及蒋致余常驻拉萨，并设蒙藏委员会驻拉萨办事处、交通部拉萨无线电台、中央气象测候局拉萨气象测候所及国立拉萨小学等，均有内地派藏人员，但这一期间，蒋介石对藏事的方针已定为“以无事为大事，无功为大功”，所以通过官方渠道进藏的人员，远较民间入藏的为少了。

自古以来，或为公事派遣，或为理想追求，或为蝇头小利，或为亡命流落，内地人入藏者难以历数，但他们对祖国的统一和西藏的繁荣进步，无疑都产生过积极的促进作用。其影响之深远，即从一些地名和物名现象也可反映一二，引发联想，使人深思。

西藏贡噶县有一地名“甲竹林”，意为“六汉人园”，相传文成公主路过时，留下六个汉人在此居住。萨迦县有“甲康”、“甲穷”，意为“汉人房；钦差大臣住房”和“汉人小屋”。堆龙德庆县有一“甲木”，意为“汉女”，传说文成公主在此住过。林芝有一“吉日”，意为“汉族居住之山”。江孜有一“加康”，意为“汉房，钦差大臣住房”。加查县意为“汉盐”。丁青县的“江卡西”，意为“汉人楼坦地”，传说汉人过去在这里盖过一间楼房。贡觉县的“加尼多”，意为“喜汉口，喜欢汉人的谷口”。洛隆县“中亦松多”，意为“汉人在此做过磁碗”。其它如嘉黎、江达、芒康、波密等县，亦有与汉人有关的地名，以此可以想见，内地人足迹涉及之广。

物名之中汉语借音就更多了，这在我刚开始学习藏语时感到惊讶。诸如蔬菜中之“萝卜”、“白菜”、“葱”，饮食中的“茶”，炊具